



什么是中國文化

一个星期我採訪了兩個人，他們改變了我許多看法。第一位是 Canton 市長 William J. Healy II，他做了 11 年市長和訪問了中國 14 次，只有其中一次與他中國太太一起回家看看，其它都在為他的 Canton 城市繁榮經濟奔跑。

7 月他剛從中國回美國就給我一個電話，他要一個中國習作，我答應並且帶去一位目前正在凱斯大學攻讀研究生的學生，當日我們交流了 1 個半小時，從中國的政治經濟談到了文化，當市長問我什么是中國的文化時，那一刻我不知道如何回答，這要從他給我講的一段他在中國的經歷說起：

事情發生在廣州的一個小鎮，那一天小鎮請 Healy 市長，那晚宴是非常正式的，大家西裝領帶，在大家飯吃到一半時，席位中有人說了小鎮領導喜歡打乒乓球，問來自美國的洋市長會不會打乒乓？洋市長表示他喜歡體育，也會打球，那一瞬间，小鎮領導馬上放下碗筷，在座的所有人也跟着放下了碗筷，帶着洋市長去了乒乓俱樂部。大家穿的都非常正式，也沒有準備運動服，還是小鎮領導隨意，讓洋市長脫衣服最後穿一件汗衫，倆人赤腳上陣，倆人光着腳丫開始友誼比賽，比分幾乎是打平，最後洋市長對我說：直覺讓他不能贏這位小鎮領導，最後他輸了一分球，大家在非常激烈又高興得氣氛中比完了這場沒有安排的乒乓賽，相互增進了友誼。

什么是中國的文化？我在百度查到並總結了文化二字：



浦瑛開講



在文人眼裡，“文化”這個詞，從中國民間，曾把“識文斷字”，即上過學，受過教育，有知識，就叫做“有文化”。而現今學術上給文化作界定，“人類創造的物質和精神成果的總和”，包括物質文化、制度文化、精神文化等在內，成了一個幾乎無所不包的廣義概念。而解源上看，早在《周易》里，中國古人解釋為：用人文的道理來造就人的世界；“文化”則表示用人的標準和尺度去改變對象的行為過程及其結果。在英語等外文中，“文化”（Culture）一詞來自拉丁文，它的原始含義是“耕作”，“文化是歷史上所創造的生存式樣的系統”，說得更明白：“文化”是一個用來區別于“自然”的概念，“自然產物是自然而然地從土地里生長出來的東西。文化產物是人們播種之後從土地里生長出來的。”總之，儘管有許多不同說法，都可以看出其中共同的基本意思：文化就是按照“人”的方式和

最近中國股市風波鬧得讓人很不安定，就我中國的家人，平時做小小股票的人，這次也虧了 30 萬，好在她心地很平，說了其中 10 萬是她股票賺來的。另外一位克利夫蘭的朋友，他說他放進 200 萬人民幣，丟了 70 萬，因為我不懂股票，我總認為這是一種玩賭博的遊戲，如果一個人心靈與思想能承受，讓生活有點刺激也有助於血液循環。記得在本報寫經濟專欄的劉以棟先生好多年前對我說過的話：如果伊利華報的讀者看我寫的文章，購買我說的股票，那麼已經是百萬富翁了，當時我問劉以棟，那您自己購買了沒有，他說沒有。因為誰都不能保證在賭座上一定會贏。

好奇的我想學懂一點股票，開始找專家的一些資料：中國基本從上到下，手里有錢無錢都玩股票，從去年 6 月，中國股市只有 2100 點，一年之後的今年 6 月，股指暴漲到了 5100 點，這種像吹氣球一樣快速膨脹的股市行情，顯然有違正常運行的規範，但是投資者盲目跟隨，指望搭上政府駕馭的“牛”車追夢，不失時機撈一把快錢，結果股災突降，半個多月財富跌掉 30% 多，沒賺陪了。

據有關報道：股市大跌時，陰謀論甚囂塵上，謠言滿天飛，股民不明就里恐慌，中國經濟天空籠罩一層裹攜着政治、軍事、外交的陰雲；有美國背景的惡意做空，打擊中國推出的“一帶一路”和“海上絲綢之路”戰略，意圖通過製造大量股民的金錢損失而引發政治動盪。

這期間，中國股民聚集了大量怨氣，網絡、微博、微信等社交媒体成了人们的發泄之地，各種諷刺、惡搞、幽默充斥其間，監管股市的中國證監會主席肖剛被民間信息數次趕下台，而且誣傳其子引入外賊惡意做空中國股市從中獲利。

中國政府顯然認識到了事態的嚴重性，從 6 月份開始採取了一系列救市措施，但是股民並沒有及時響應跟隨，而是表



股災裡的反思

現出對政府舉措的不信任，當總理李克強從歐洲回國，一臉倦容連夜召集證券、央行、財政等有關各方磋商後推出一攬子緊急救助方案後，股市才在數日劇烈起伏後慢慢歸於正常，總算是虛驚了一場。

中國股市的大回調，竟然能夠誘發出如此險象環生的危機，其烈度比美國 2008 年的金融危機來襲時還要兇猛，簡直到了有點不可思議的地步。然而，這恰恰是中國的現實。這次股災事件，以一個活生生的例子說明瞭我們國家仍然屬於基石不穩的強大。

我問了 200 萬人民幣在中國做股票的朋友，中國人就这么衝動不學習就去做股票嗎？他回答：中國人都是盲目的，有人賺錢就跟隨，不過我那位朋友說了，中國的領導夫人都沒有炒股知識，他們都賺多少億美金。我一下想起中國人，多少國民跑到世界各地瘋狂購物令老外瞠目結舌，它已成為美國這個超級大國的頭號競爭者，它被認為是世界經濟的火車頭。

由於中國的股市風波讓我想了很多，中國從 49 年解放到現在，政治運動到炒股風波，那個政治年代，有人因為在開反右大會，去上了廁所，被認為無視開會的重要，派遣去改造，結果他在改造的時候一顆大樹壓死他，連他的太太都不知道他埋在哪裏。

而這 20-30 年，中國從政治運動移到經濟運動，心里的浮動，愛錢的信念，錢不是壞事，但只有錢那不只是好事了。炒股丟了錢跳樓的，要知道，缺乏信仰，缺乏教育，缺乏素養，它會讓人活的沒有意義，也就是說，如果玩股票贏也不高興，贏的太少，輸也好後悔，那就不要玩了，這也許就是我學習股票學的唯一機會。



什么是快樂生活



你到底為什麼會成為流浪漢的，當我問出這句話的時候，自己都感到太冒失，好在他一點沒有介意說：我這樣不好嗎？我生活的沒有負擔，我死了也沒有人傷感，如果我有家還會讓家人難過，我活的很好。這是我第一次面對面與一個流浪漢的對話，我不知道再向他問什麼樣的問題，我們開始在地聊天，他說了他自己從來沒有做過壞事，從來沒有進過監獄，自己尋找一份簡單的生活，雖然自己流浪，但也沒有靠政府許多，自己有時候幫助人割草，做一些零工，貼補自己。總之不給社會增加負擔。

看着他我問自己：他腦子清楚嗎？他懂的痛苦嗎？如果所有的人都按照他想法生活那麼這個社會會如何？看着他像是一直沒有歸宿，外人看起來一直過得顛沛流離，可是他卻樂在其中，他的心卻是這麼安定。他真的是我們學佛說的最高境界，無所求，看他吃的這么簡單，穿的都是人家給的，我彷彿心里有點失落，他比我簡單多了。

我開始胡思亂想，如果在他 18 歲那年，遇到一個智慧行者，他是不是就不會這樣成為一個流浪漢，如果他再去學習一門技能，是不是他的生活一定會比現在好啊！我滿腦都是如果他改變自己，不是現在的他，那麼他是會成為我想的那一種生活。

我忽然告訴自己：不是結果總是最好的結果，我們把腦袋裏的想法去套在他人的頭上，這就是問題啊。我像一個不倒翁，來回倒，忽然老祖宗的一幅陰陽圖出現在我眼前，任何人的命運只有他自己去爭取吧！



一次難忘的獨立日聚會



多年好朋友盲人老師凱文，今年 6 月退休了，她說 7 月 4 日這天她多忙，可以上我家玩，所以我到匹茲堡去接她到我家，我也請了一些新老朋友在家聚餐。凱文告訴我她雖然退休但她還想做一點事情，我答應幫她去中國尋找機會。

當日大家在好天氣，好音樂，好美味 和好心情中一起相識相知，大家欣賞鋼琴演奏家沈璐與他四歲學生的鋼琴表演，更感動的是凱文帶來了“我愛中國”的歌曲，以及她的手工製作工藝品，我的好朋友 May Chan 再三說這個餐會太有意義了，她在美國半個世紀，還是第一次在美國獨立日參加這樣有意義的餐會。

